



他们啥关系

■邵远庆



亲戚患病,住进了医院。亲戚患的是脑梗塞——后脑部动脉血管大面积堵塞,导致言语不清,肢体活动困难,整个人呈半瘫痪状态,不得已才住进了市里条件最好的医院。

得到亲戚住院的消息后,我去看他。

跟亲戚住同一病房的,是个中年患者,四十多岁,面目白净,穿一身阿迪达斯名牌运动服,一看外表就觉得有些来头。中年患者悠闲地躺在病床上看书,偶尔喝点绿茶,间或接个电话什么的,看起来不像是有病的样子,倒像是在疗养院里修身养性。

负责陪护中年患者的,也是个中年人,年龄跟中年患者不差上下。虽然是同龄人,但是中年人的服务态度可不一般。中年患者干咳几下后,想吐痰,中年人赶忙起身端起痰盂递过去;中年患者躺的时间长了,觉得后背有些僵硬,中年人赶忙走到他跟前,手握拳头,轻轻为他捏捏腿、捶捶腰;中年患者要去卫生间,中年人也赶忙跑过去。按照中年患者的年龄和病情,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让人搀扶的。但是中年患者好像已经习以为常,仍然习惯性地把手臂伸给中年人,由中年人搀扶他一起去了卫生间……

如此呵护备至,让在场的人打心底都感到由衷地钦佩。我心中好奇:两个人年龄差不多,中年人跟中年患者到底啥关系呢?是朋友?还是亲戚?

后来,亲戚私下告诉我,中年患者是一个单位的头儿,中年人是他的司机!

第二次去医院时,中年患者已经走了,听说是转院到省城接受治疗。他躺过的病床上,换成了一位乡下来的老头。老头的病情很重,不要说走动了,连咳嗽一声都费劲,每一次咳嗽后,都要半天才舒缓过来。在那里伺候老头的,是两个年轻人,一男一女。让我觉得奇怪的是,每次给老头喂饭,都是女的下手,用勺子一口接一口往老人嘴里送。老头吃饭很慢,而且一不小心就会把口里的饭呛出来,一下子喷女子一脸。女子并不恼火,抹了一把脸说,大呀,你又给我洗了一回脸。这把老头都逗笑了。这还不算过分,更令人尴尬的是,老头每次坐床上小便的时候,拎着尿壶弯腰为他接尿的,还是那个女子。那男的总是躲在老头背后,充当次要的角色。

他们到底啥关系呢?女子一定是老头的亲闺女吧!我想。

亲戚却告诉我,男的是老头的儿子,女子是他儿子的媳妇。

第三次去医院,老头已经走了。

那张病床上躺的是一位老太太。老太太的病很复杂,不仅有糖尿病、高血压,而且腿部还做了手术,一直不能痊愈,已经在外科病区住院半年多了,因为脑出血才不得已转到神经内科。

在病床上折腾大半年,老太太瘦得真正皮包骨头了,两条腿也就正常人的胳膊一般粗细。负责伺候老太太的,也是一位老太太,年龄大概六七十岁,虽然头发花白,但是精神矍铄。做完手术到现在,老太太一步也不能走,不但不能走路,连翻身都成问题,吃喝拉撒全在病床上进行。除此之外,老太太还特别敏感,每次帮她翻身、换尿布时,她都瞪着惊恐的眼睛哇哇大叫。也许是由于疼痛的原因吧,情有可原。但是让人不能理解的是,老太太连咳嗽一声,居然都“啊——啊——”地大声喊叫。这样一惊一乍的,让整个病房的人都有些厌恶。我甚至怀疑老太太有些做作和带着故意性。陪护的老太太可能早已习惯了,一边替老太太向大家道歉,一边仍然无微不至地给老太太擦屎端尿,毫无半点怨言。

陪护老太太和患者到底什么关系?又成为打在我心中的一个问号。亲戚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,说,老太太是孤寡老人,陪护老太太是个义工,跟老太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



种棉花

■飞鸟

杨京喝尽大半碗灰黑色的汤药,把碗攥在桌子上,忍下被汤药呛苦欲出的眼泪。他走到院中央,瘦长的身子愈显单薄;他扛起铁锹拎个水桶出了门。

余晖给晚春的乡野涂抹了一层金色的柔纱,杨京顺着村路不大工夫就走到了一块田。这块田紧挨着小河,河水缓缓南流。田有一亩左右,留的是“四一式”的麦棉套,青油油的麦苗蓬蓬勃勃。

杨京挑朝阳偏高的麦地,步出约三丈长一米宽的一小块,蹲下薅麦苗。唉,早天的生命们,杨京望着横七竖八那堆麦苗叹道。他的两手染满春天的绿颜色。

用铁锹翻起土,育苗池就初具

形状了。杨京感觉手有些痒,翻看手掌,一溜四个水泡,这是左手,右手还有三个。它们像一个个小馒头,摸上去软绵绵的,杨京心里闪过一丝舒畅。从河里提来水泼在土里,手开始尖锐地疼,啊,原来“小馒头”们破了,破了好,杨京有些欢喜了。再加上酸痛的胳膊和腿,杨京不由得想唱歌。

杨京扛起铁锹拎着水桶走向地头,脑海里盘算唱首什么歌,忽然看见暮色里站着一个人。是爹。杨京心头撞起股暖流,但歌是无论如何也唱不出来了。

爹跟在杨京身后,走到村口时碰见乡邻,人问:“呀,当是谁呢,原来是大学生回来了,放假了?听说生啥病了?”杨京嗯嗯着径直走。爹说:

“这孩子,打小就言语贵。唉,学习太用功,脑神经衰弱,回来歇歇,喝点汤药,很快就好了。”杨京鼻子发酸,眼泪兀自滴落。杨京带着休学通知带着乙肝病毒,黯然离开学校的时候,眼泪就是这样兀自滴落的。

草叶上的露珠在阳光下晶莹剔透。杨京扛着制钵机下田了,把磷肥、微肥撒在土上,用爪钩掺和匀了,开始打营养钵了。其实操作极简单,跟打煤球差不多,只要吃得累就行。

杨京直直酸腰,伸伸硬臂,他脚下一个个小圆柱体头上顶个小窝列着方阵,等待他的检阅。阳光把汗水从他体内逼出来,每个毛孔都张着嘴,吐故纳新,劳动多么美啊。

杨京手上的水泡无影无踪了,代

之是一层硬皮,他的身体也强健了。

清明刚过,棉籽就要点种到营养钵的小窝里了。水哗哗地泼到育苗池里,钵上的小窝水汪汪地像一面面小圆镜子,点上包了红衣的抗虫棉籽,艳艳的煞是可爱。覆土要均匀,再撒上拌了药的麦麸,支上竹弓,盖上塑料膜,完工。

杨京每天踏着露水,来到育苗池,弹弹塑料膜上那层雾水,把眼睛贴到膜上向里面窥。一周后,一簇簇嫩黄色的芽,勇敢无畏地钻出土层,杨京欣喜若狂。棉苗越长越大,要放风了。每天早上迎着第一缕阳光,杨京来到田里,在池子两头各撑开一个放风口,暮色苍茫的时候再来封上。

农历四月初,棉苗该移栽进田地里了。爹娘催了杨京无数次,让他回学校。杨京说:“栽完棉苗再说吧。”夜里,娘照例捧着返校通知书又哭又笑。

杨京看着满地蓬蓬勃勃的棉花苗,鼻子一酸,眼泪兀自滴落……

爱到深处

■倪雪萍

我不敢说你是我人生的灯塔,但你确实照亮我曾经生命中最灰暗的历程。我不敢说你是我心中的图腾,但你的确升华了我的梦想和魂灵。我不敢说你是我的救命恩人,但你真的挽救了我的理想,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不知何时,我认识了你;也不知何时,我喜爱了你;更不知何时,我离不开了你。只知道当时因你欢乐因你忧,因你骄傲与奋斗。

那时我刚刚师范毕业,对未来充满无限憧憬与希望。由于对文学的热爱,我在教学之余拼命看书、写作,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渴盼多年的作家梦。可一次次投稿,一次次如沉大海。一次次升起希望,又一次次悄无声息中化为泡影。我在忧郁中徘徊,在徘徊中忧郁。前方的黑暗使我产生了放弃追求,走出自己设下的精神苦役的念头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在同事的手中见到了你——《周口日报》。一首首优美典雅的小诗拽着我,一篇篇精彩独特的散文吸引着我,一个个至情至理的小说点拨着我,使我禁不住一遍遍读下去,读下去……我的思绪在文章中翻飞,我的灵感在符号中被点燃。蠢蠢欲动的心使我拿起了手中的笔。于是,一段段往事,一个个想法在脑海中像放电影般被投射出来,撞击着我的心灵,流淌成笔下的文字……

等待,随着稿子寄出去那一刻便疯长了……一天,两天,一个月,两个月。一天,校长拿着一封信递给我。我的心突突乱跳,信,沉甸甸的,打开一看是自己的原稿,我明白了一切。我哭了,痛痛快快地哭了。我是真的想放弃了。可当我真正决定要焚烧我的所有手稿时,我的心与手都颤抖了。我问自己的心:“真的放弃?”心说:“我感到了疼,不如再给自己一次机会,仅有的一次。”我答应了。

这把握命脉的一次机会,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它抛向了,寄托于你。因为我相信你啊!终于,我的梦圆了,我的文章在副刊上发表了。也终于是你成全了我,拯救了我的梦想。

当我收到样报时,我的心情是任何言语都无法形容的。我真想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布:《周口日报》,我爱你!是你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力量与信心,是你把我心的黑暗点明。现在,当我的一些文章陆续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发表时,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您赋予我的,我将永远心存感激,永远!

有一种爱,到深处便不成为其爱了,而是一种升华,就像我对你。

我与周口日报同行征文选登

青春

■黄玉明

十八岁,带着露珠的芬芳
青春的歌在唱
犹记十二载
书声琅琅
寂寞独守寒窗
只为背负着青春梦想
闻鸡起舞,年少几多刚强
爱上层楼,年少强说忧伤
指点江山,年少放肆的轻狂
多少故事呵
一曲美妙的交响
岁月讲述着成长
青春的帆船启航
大海啊,茫茫
哪里才是方向
我的心中燃着青春梦想
困难啊,又怎能把我阻挡
强者的青春原本不属于迷惘
这一刻,我丢掉了惆怅
呼唤着
来吧,前方的风浪
我的青春应在风浪里铸就辉煌
路,还在远方
我已丢掉了彷徨
带着青春梦想的信仰
一步,一步,踏平一切阻碍

西江月 汽车下乡

■林学富

汽车下乡正当,
为民心中所望,
政策倾斜惠民强。
农民拍手赞扬。

扩大内需增长,
企业产销趋旺,
财政补贴发放忙。
推动经济辉煌。



记忆

■王鹏军

我曾到过这里
只是后来忘记你
这座没有面容的城
坚固地立在雾里
我曾从这里离去
空旷的巷陌有一丝伤感的气息
或许你本性如此故意地不在意
冷漠的关心
像被遗忘在身后的文字
我不记得你的样子
只知道你从来在我心里
我在自身的迷宫里寻寻觅觅
在你的迷宫里寻寻觅觅
试图找到你

村落

■孙丹阳

我在年轮走丢之后
牵起了荞麦的手
在一场被席卷的潮湿的尽头
有一些静谧的安睡了的灵魂
休休戚戚地卧听山风
布满青苔的小路上
有一朵盛开又凋落的寂寞
人们用沾满泥土的脚印
谱写成它年年岁岁的守望
被时间沉淀下的絮言
诉说着一个古老的传说
平原在踟蹰之中愈发决荡
孩子们用双手拨弄凉凉的云
大人们用希望升起一轮太阳